孟子卷第七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八章

朱熹集注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
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
人也規所以爲員之器也矩所以爲方
之器也師曠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
截竹爲筒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
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爲陽大
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爲陰也五
音宮商角徵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
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
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
道也聞去聲

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
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
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
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
麪爲犧牲斷死刑必爲之涕泣天下知
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宣王之時齊
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
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

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
能以自行

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
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程子嘗言爲政

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
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
然後可以行周官
之法度正謂此也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
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也率循也章典
法也所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
舊典
故也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
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
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
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
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
下矣 勝平聲

準所以爲平繩所以爲直覆被也此言
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
爲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爲法度
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廣

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爲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鄒氏曰自章首至此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

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播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播惡於衆謂貽患於下也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朝音潮

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

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辟與闢同喪去聲

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爲亂鄒氏曰自是以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蹶居衛反泄弋制反

詩大雅板之篇蹶顛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言天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

泄泄猶沓沓也沓徒合反

沓沓即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非詆毀也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爲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唯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鄒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

○鄒氏曰此章言爲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至極也人倫說見前篇規矩盡所以爲方員之理猶聖人盡所以爲人之道

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
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
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
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
其民者也

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
方員之極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
舜
也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
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
無他道出乎此則入
乎彼矣可不謹哉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
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
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幽厲暗昏虐皆惡謚也苟得其實則雖有
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竄

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
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爲鑒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國謂諸侯之國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

言必死亡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惡去聲樂音洛強上聲

此承上章之意而推言之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治人之治平聲不治之治去聲

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放此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己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則其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矣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解見前篇○亦承上章而言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

國家天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恒胡登反

恒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亨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此亦承上章而言之大孚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爲是故也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言巨室之於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爰立邑人祝齊威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若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既修則人心之歸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林氏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爲患甚矣然或者不修其本而遽欲勝

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
本而言惟務修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
則吾之德教無所留礙可以及乎天下
矣蓼虫度所謂韓共輿疾討賊承宗教手
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
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尔政此類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
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
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
存逆天者亡

有道之世人皆修德而位必稱其德之
大小天下無道人不修德則但以力相
役而已天者理
勢之當然也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
是絶物也涕出而女於吳 女去聲

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今出
令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
也女以女與人也吳大國也景公
蓋與爲昏而畏其強故涕泣而以女與
之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言小國不修德以自強其般樂怠敖皆若效大國之所爲者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

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修德也文王之政布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爲差蓋天下雖無道然修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爲吾役矣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爲如何乃有益耳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孔子

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
天下無敵 裸音曹夫音
詩大雅文王之篇子孟子引此詩及孔子
之言以言文王之事麗數也十萬曰億
佚維也商士商孫子之臣也膚大也敏
達也裸宗廟之祭以鬱鬯之酒灌地而
降神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衆多其數
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
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然
者以天命不常歸于有德故也是以商
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裸獻之禮助
王祭事于周之京師也孔子因讀此詩

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衆不能當
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
可爲衆猶所謂難爲兄難爲弟云爾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
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
能執熱逝不以濯

耽受命於天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
師文王是不以仁也詩文
雅桑柔之篇逝語辭也言誰能執持熱
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此章言不

能自强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菑與災同樂音洛

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爲危菑而反以爲安利也所以亡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浪音郎

滄浪水名纓冠系也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此類可見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伐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夫音扶 所謂自取之者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解見前篇○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禍福之來皆其自取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

惡勿施爾也惡去聲
民之所欲皆爲致之如聚斂焉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最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富壽三王生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厚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與之而不奪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之而不盡此類之謂也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走音奏
壙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

故爲淵敺魚者獺也爲叢敺爵者鸇也爲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爲去聲敺與驅同獺音闥鸇音旦闥爵與雀同鸇諸延反
淵深水也獺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鸇食雀者也言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雖欲無王不可得

已好爲王
皆去聲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
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身不得
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
死亡王去
聲
艾草名所以灸者乾久益善夫病已深
而欲求乾艾之艾固難卒辦然自今畜
之則猶或可及不然則病日益
深死日益迫而艾終不可得矣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
謂也
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胥相
也言今之所爲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
於亂亡
而已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
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
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

仁由義論之自棄也

暴猶害也非徒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爲美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禮義之爲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爲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自棄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絶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仁宅已見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禮之當行無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

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

哀哉舍上聲

曠空也由行也○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絶之是可哀已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也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之難人人親其親長

其長而天下平爾邇古字通用易去聲長上聲

親長在人爲甚邇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

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而其所以爲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即事以窮理無以眞知善之所在也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天道之本然也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人道之當然也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是也○此章述中庸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其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

中心達於面目益歸反蘸裡而
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
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

蚋音汭嘬楚怪反泚七禮反睨音詣爲去聲蘸力追反裡力知反

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上世謂太古也委棄也壑山水所趍也蚋蚊属姑語助聲或曰螻蛄也嘬攢共食之也顙額也泚泚然汗出之貌睨邪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爲心之甚也非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其意暗與此合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辯學者又不可以不察也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爲政於天下矣

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大國五年在其中矣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

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
之可也

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家臣賦猶取也取民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

爲去聲

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惡之況爲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辟與闢同

善戰如孫臏吳起之徒連結諸侯如蘇秦張儀之類辟開墾也任土地謂分土

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悝
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之類也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
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胷中正則
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
焉 眸音牟瞭音
了眊音耄

良善也眸子目瞳子也瞭明也眊者蒙
蒙目不明之貌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
在目故胷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焉於虔反
廋音搜

廋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并此以觀則
人之邪正不可匿矣然言猶可以僞爲
眸子則有
不容僞者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
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
惡得爲恭儉豈可以聲音

笑貌爲哉 惡平聲

惟恐不順言恐人之不順已聲音笑貌僞爲於外也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與平聲援音爰

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授受以遠別也援救之也權稱錘也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拯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欲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章言直已守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爲失已也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不親教也

不親教也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夷傷也教子者本爲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

古者易子而教之

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爲教

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責善朋友之道也○王氏曰父有爭子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於子也如何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

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曰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爲孝矣

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

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
長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

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
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晳死
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
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
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
子則可謂養志也 養去聲復扶又反

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晳名點曾子父
也曾元曾子子也曾子養其父每食必
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
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
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
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
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
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
口體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
爲無過分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
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

爲有餘哉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適音謫 間去聲

趙氏曰適過也間非也格正也徐氏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閒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謫行政之失不足非閒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

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
若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虞度也呂氏曰行不足以致譽而偶得
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
脩己者不可以是懮爲憂喜觀人者不
可以是輕
爲進退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
耳矣易去聲

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
之責故耳蓋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
無所警於後非以爲君子之學必俟有
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豈亦有爲
而言
之與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
好去聲

王勉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己不得已而
應之可也若好爲人師則自足而不復

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子敖王驩字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長上聲

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王驩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者焉故孟子姑以此責之曰克有罪

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好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強辯飾非聞諫愈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餔博孤反啜昌悅反

徒但也餔食也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

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二也家貧親老不爲祿仕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爲大

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爲無之爲去聲

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仪非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

之實從兄是也
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爲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爲爲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樂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自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眞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
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
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
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

言舜視天下之歸己如草芥而惟欲得
其親而順之也得者曲爲承順以得其
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諭之於道心與
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爲人蓋
泛言之爲子
則愈密矣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
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
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
孝

底之
爾反

瞽瞍舜父名底致也豫悅樂也瞽瞍至
頑嚚欲殺舜至是而底豫焉書所謂不
格姦亦允若是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
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爲子者知天下無
不可事之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
耳於是莫不勉而爲孝至於其親亦底

豫焉則天下之爲父者亦莫不慈所謂
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
位之意所謂定也爲法於天下可傳於
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
爲大孝也○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
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爲子職不見
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爲
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
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
弒其君子弒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
是處
耳

孟子卷第七

孟子卷第八

朱熹集注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
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
之人也

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畎夷
畢郢近豐鎬今有文王墓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
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
若合符節

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爲天子文王爲方
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爲之
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
故則左右相合以爲信也若合符節言
其同
也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
同也○范氏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
遠近之不同然
其道則一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
濟人於溱洧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二水名也
子產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
車載而
渡之

乘去聲溱音
臻洧榮美反

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

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
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
成民未病涉也 杠音
江

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
輿梁可通車輿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
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
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氷水
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
涉亦王政之一事也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
人人而濟之

辟除與闢同
焉於虔反

辟除也如周禮閽人爲之辟言
能平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
避己亦不爲過泥國中之水當
涉者衆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

故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
足矣

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
日少亦不足於用矣諸葛武侯嘗言治

世以大德不以小
惠得孟子之意矣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
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
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
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
寇讎

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
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羣臣

可謂邈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
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犬馬
則輕賤之然猶有豢養之恩焉國人猶
言路人言無恩怨無德也土芥則踐踏之
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矣其賤惡
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

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
爲服矣爲去聲下爲之同

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
月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爲問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

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

導之出疆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舜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

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錮欒盈也○藉與嗣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楊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爲齊王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爲君者不可不以禮

遇其臣耳君君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亦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言君子當見幾而作禍至迫則不能去矣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張氏曰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爲急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

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宜豈爲是哉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

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
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
肖之相去其閒不能以寸樂音洛
無過不及之謂中凡以有爲之謂才養
謂涵育熏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
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已也
爲父兄者樂其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絶之
而不能教則吾亦過已而不
及矣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
以有爲
程子曰有不爲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爲
是以可以有爲
爲
邪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
患何
此亦有
爲而言

○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

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爲本分之
內不加毫末非孟子眞知孔子不能以
是稱
之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
不必果惟義所在 行去聲

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
義之所在則必從之苟十亦未嘗不信果
也○尹氏曰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主
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
之心者也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
無僞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爲大人正以
其不爲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僞之
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
不能而極
其大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
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養去聲

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爲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造七到反

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爲之方也資猶藉也左右身之所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己也自得於己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優游厭飫於其間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求之則是私己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鬬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經約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王去聲

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嚮背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為不祥之實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

蔽賢爲不祥之實二說不同
未知孰是疑或有闕文焉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
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亟去吏反

亟數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辭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
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
是是之取爾 舍放皆上聲

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
晝夜言常出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
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有原本不已
而漸進以至于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
已而漸進以至于極也

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閒雨集溝
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
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澮古外反涸下各反閒去聲

集聚也澮田閒水道也涸乾也如人無
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聲聞名

譽也情實也聆者聆其無實而將不繼
也林氏曰徐子之為人必有蹤等干譽
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鄒氏曰孔子
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
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孔子嘗以聞達告
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
謂也然則學者其
可以不務本乎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幾希少也庶幾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
之[illegible]以為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其

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
有以全其性為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
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衆人不知此而
去之則名雖為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
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
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理也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
見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
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
有詳略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

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
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爲美而後勉
強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
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尹氏曰存
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
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惡好皆去聲

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
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
旨酒書曰
禹拜昌言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
猶類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
問其
類也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而讀爲如
古字通用

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全矣
而望之猶若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求
道切如此不自滿足
終日乾乾之心也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狎也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此承上章言舜因歷叙羣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却泄邇忘遠也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秦雅降爲風而雅亡也春秋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

四十九年也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

乘去聲檮音逃杌音兀

乘義未詳趙氏以爲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檮杌惡獸名古者因以爲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威文爲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言斷之在已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此又承上章歷叙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
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爲一世三十年亦爲一人之澤五世而斬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絶也栁氏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而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服窮則遺澤寖微故五世而斬

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爲方言是也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遊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予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此又承上三章歷叙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詞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

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
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己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逢薄平聲惡平聲
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衆也羿善射篡夏自立後爲家衆所殺愈猶勝也
薄言其罪
差薄耳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

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
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
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
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
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
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
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
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
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
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
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
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
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

友他徒河友矣夫尹之夫
並音扶去上聲乘去聲

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更公必不害己小人更公自稱也金鏃也叩輪出鏃令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篡弑之賊蒙乃逆儔更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

掩鼻而過之

西子美婦人蒙猶冒也不潔汚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也

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

上帝 齊側皆反

惡人醜貌者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善而勉人以自新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

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illegible]其已然之跡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利[illegible]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illegible]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迹而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爲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

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

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惡爲皆去聲

天下之理本皆順利小智之人務爲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爲害也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跡則其運有常雖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況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爲哉必言日至者造歷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歷元也○程子曰此章專爲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爲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爲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驩也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

簡略也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

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
行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
朝音潮
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
周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涖其禁
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歷更涉也位他
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
右師歷已之位矣右師亦已就位而就與
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孟子不敢失
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與右師言也
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
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
禮存心
以仁礼存心言以是一
存於心而不忘也
此仁禮
之施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

敬之 恒胡登反 此仁禮之驗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 橫去声下同 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事也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 由與猶同下放此 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 難去聲

奚擇何異也又人何難
焉言不足與之校也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
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
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
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
已矣若夫君子所憂則亡矣非
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
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夫音扶

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
入孔子賢之

事見前篇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

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脩己其心一而已矣
食音嗣
樂音洛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
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
以如是其急也
由與猶同

禹稷自任其職故以
為己責而救之急也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
道故使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
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
任亦能憂禹稷之憂也
今有同室之人鬬者救之雖被
髮纓冠而救之可也
不暇束髮而結纓往
救言急也以喻禹稷

鄉鄰有鬬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户可也

喻顏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爲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匡章齊人通國盡之人也禮貌敬之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弈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

鬬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好養從皆去聲很胡懇反戮羞辱也很忿戾也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夫音扶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爲父所逐也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爲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夫章之夫音扶爲去聲屏必井反養去聲

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大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但爲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爲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旨於衆所惡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楊氏曰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絶耳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寇退則曰修我牆屋

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昔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

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

恭敬也爲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賓不與臣同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

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

孟子曰曾子與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害或死難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爲之○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則因所遇而應之若權衡之稱物低昂憂戀而不害其爲同也

○儲子曰王使人瞯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儲子齊人也瞯竊視也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瞯古莧反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瞯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

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

施音迤又音易墦音燔施施如字

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饜飽也顯者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墦冢也顧望也訕怨詈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

孟子卷第八